



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

□ 章荣朝

重阳节为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，节日历史由来已久。因“九”字在《易经》中为阳数，“九九”两阳数相重，故曰“重阳”。关于重阳节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《吕氏春秋·季秋纪》，其中写道：“是日也，大飨帝，尝牺牲，告备于天子。”其时农作物丰收，要举行祭飨天地祖宗恩情之大礼以庆贺。汉朝的《西京杂记》中宫人贾佩兰回忆说：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令人长寿。”可见当时的节日习俗已初具雏形。另外从节气物候的自然因素看，九九重阳是天气从温热到寒冷转变的时间节点。

与清明、端午等传统节日相同，重阳节也有传说故事：东汉时，汝河边有个瘟魔出现，人们相继染病身亡。有个名叫桓景的青年，家人皆因病去世，只有他侥幸生存。于是，他病愈后告别家乡去访仙学艺，立志为民除魔。他打听到古老东南山上有位法力无边的仙长，便不畏艰难险阻找到仙长。仙长被桓景为民除害的精神所感动，热心教给桓景降魔术，还赠送他一柄降魔宝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桓景已学会且精通了降魔术。快到九月九日时，仙长赠予桓景许多茱萸叶子和菊花酒，还密授他几句秘诀，送桓景下山回乡。重阳节早上，桓景给乡亲们每人分发一片茱萸叶和一壶菊花酒。到中午时，随着汝河里几声怪叫，瘟魔冲出水面，刚来到岸上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，只得止住脚步，随即脸色转变，身子发抖。桓景趁势手挥降魔宝剑，冲上前去，把瘟魔刺死于剑下。自此重阳登高、插茱萸、饮菊花酒的风俗一直延续下来。

《晋书》中的《孟嘉传》就有记载：晋朝文武官员于重阳节登高，孟嘉在观山景时头上帽子被风吹走也不知道，众人作诗笑孟嘉遇到“落帽风”，孟嘉也回诗辩解，相互戏谑了一番。隋唐时期的孙思邈在《千金方》中说“重阳日，必以看酒登高远眺，为时宴之游赏，以畅秋志。”到明清时期，北京重阳登高已很盛行，当时登高地址：南有天宁寺、陶然亭，北有蓟门烟树、清净化域，远到西山八大处等。人们赋诗饮酒，烤肉分糕，取一时之快乐也。

慈禧太后每年重阳节去北海东的桃花山登高野餐，并架设围挡，以防闲人偷看。上海附近无山，人们把沪南丹凤楼及豫园大假山作为登高处，民国年间以登二十四层国际饭店为乐，十分热闹。如今国强民富，祖国到处绿水青山，交通发达，远近处处可以登山观景。可饮菊花酒，也有桂花酒，还可以吟诗属文、唱歌跳舞，尽情欢乐，只是插茱萸的活动日渐式微。

早在西汉典籍中就有“重阳佩茱萸”的记载，茱萸成了重阳节的特殊标志，所以古时也称重阳节为“茱萸节”，并把茱萸和菊花两种植物，分别以“避邪翁”和“延寿翁”的雅号称之。茱萸古时是一味中药的名称，产于吴越一带，当地人称其为“艾子”或“越椒”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它性温热，气味辛辣而芳香，可以祛寒驱热毒。古人以之为吉祥物，认为常佩戴茱萸可以避邪去灾。

秦汉时期，就有人开始“佩茱萸”。晋代葛洪的《西京杂记》里记载了九月初九少男少女佩茱萸的情形。至唐代，重阳佩茱萸、插茱萸的习俗已十分盛行。人们在重阳日把茱萸佩戴在手臂上，或用香袋将茱萸叶子装在袋子里带在身上，年轻姑娘将茱萸枝头插在发髻上作饰品。宋朝时期，过重阳节还用彩绸等物制成艺彩茱萸当礼品，相互赠送，以表友爱。明清以后，佩茱萸的习俗逐渐淡化。其间，已有北京等地过重阳节时把菊花枝叶置于门窗之举，有“解除凶秽招吉祥”之意。

重阳习俗中的茱萸或菊花和端午节的菖蒲、雄黄作用相似，目的是除虫、防疫、保平安。重阳时节天气乍凉还暖，正是“十月小阳春”气候。此时前夕，秋雨潮润，秋热未尽，不期还有“桂花蒸”，衣物用具容易受湿变质。此后，天气转入寒季，而用有杀毒除虫之效的茱萸、菊花等清除残存的病毒虫害可谓“抓住良机”，此乃古人智慧的表现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民众生活中对颇有迷信色彩的避邪消灾的意识逐渐淡薄，转变为重在关注目前的现实生活，而对未来寄予希望和期盼，祈求延寿与长生。年长月久，无意中冷淡了“避邪翁”茱

萸，热心于“延寿客”菊花，后人过重阳节只能在诗歌里见到茱萸了。而菊花可酿制成酒、制作成糕点等食品，与人们共度重阳节，关系更亲密了。

提起重阳吃的糕点食品，必须讲讲“重阳糕”，又称花糕、菊糕、五色糕。称“糕”而不称“糰”或面包、馒头之类，顾名思义，它的起名与重阳登“高”习俗有关。从宋代开始，重阳节吃“重阳糕”的习俗见诸于文字记载。如吴自牧写的《梦粱录》里记录都城临安（杭州）过重阳节的习俗：“此日，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，插以小彩旗，名曰重阳糕。”随后的明朝刘侗与于奕正合写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了北京的重阳风俗：“糕肆标纸彩旗，曰‘花糕旗’。”这种插小旗的传统重阳糕，有些地方一直流传至今。其用意是某些地方因受地形和物产的限制，难以举行登高避邪、采摘茱萸的仪式，以吃“糕”代登“高”，以插小旗代茱萸，来继承先人过重阳节的仪式活动。书中还说：“父母家必迎出嫁女回来食花糕。”民间有些地方迄今还流传“九月九，搬回闺女歇歇手”的谚语。各家制作的重阳糕里都有枣、栗、瓜子仁等佐料，隐喻谐音“早”生贵子，早“立人”。

重阳吃的是重阳糕，喝的是菊花酒。晋代诗人陶渊明在《九日闲居》的诗序中云：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。”诗人爱菊如命，重九之日到菊花园里去喝菊花酿制的浊酒，喝完后再吟诗，潇洒自得地过重阳节。饮酒作诗是古代文人们的标配生活方式。北宋京都开封，重阳赏菊之风非常盛行，人们赏菊归来，痛饮菊花酒。据说，古人喝的菊花酒是头年重阳期间为次年重阳节酿制的：重九日，采摘蓓蕾初开的菊朵，加上一些翠绿的枝叶，掺和在酿酒的五谷食材中，而后一齐酿制成酒，保存到第二年重阳节饮用，那酒又醇又香，说是喝了可以益寿延年。从医学角度说，菊花酒可以明目、治头昏、降血压，有减肥、轻身、安肠胃、补肝利血之妙。唐朝诗人孟浩然在《过故人庄》诗中有言：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

重阳登高插茱萸、赏菊、饮酒等活动，一般都是文人、士大夫等有闲者的游乐方式。重阳时节已是“白苹吹尽楚江秋”“一任晚山相对愁”的日子，文人登高、赏菊、饮酒时，常要吟诗作对，慨叹心中的悲秋感。历代留存下来的重阳诗中有不少名人佳作。其中最耳熟能详的是唐朝王维诗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还有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《醉花阴》：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不过，从古到今，我最中意的重阳作品是毛泽东的词《采桑子·重阳》：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毛主席词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都是旁人难以企及的。

我国从前是农耕社会，人们温饱难求，所以古人喜欢温暖、能生产粮食的春夏季，不喜欢寒冷萧疏的秋冬季。重阳也称“辞青节”，与此相对应的“上巳”（三月初三）是“踏青节”，那时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因而文人踏青到兰亭举行“曲水流觞”之开心乐事。而重阳“辞青”后将进入寒冬长夜，举行“登高”饮酒时则仰天长啸吟“秋”（诗意为愁）情，因而文人自古多“悲秋”。看以上三首重阳诗：王维写亲情，二十八个字，读起来铿锵有力，韵味绵长，堪称杰作，可诵完诗后，心中却有隐隐的惆怅落寞感；李清照写闺怨，细腻极致，清人许宝善赞之“幽细凄清，声情双绝”，可细读之，全词核心是一个字——“愁”，读者诵完词后，愁绪满怀；再读毛主席的词，这首词写于革命战争年代的1929年重阳节，全词透过写景，抒发革命豪情，通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语言朴素自然，音韵回旋起伏，气势雄浑磅礴，意境瑰丽宏伟，读后令人情豪、气壮、志高。

中华文明是在历史传承中发展起来的。1989年我国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，其节日“敬老养生”的主旨与汉代古籍《西京杂记》所载“令人长寿”的精神一脉相承。而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历经守正创新、赓续传承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符合时代精神的表达。